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膳錄監生

臣黃鐘

膳錄監生

臣陳長春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二月

按是月
辛酉朔

壬戌金人索后妃服渾天儀琉

璃玉器等

乙丑再括金銀時開封言根括金銀盡絕而內侍藍忻
等在軍前言家有窖藏乞搜取二帥大怒進士黃時偁
段光遠遺金人書言忻等皆前日倖濫渠魁今挾怨生

事罪不可赦宜斬首以徇又言不當以金帛久留乘輿

不報

時稱等書實錄無之以趙姓之遺史王明清揮麈後錄增入但遺史係光遠上書于正月丙午恐太

早今併附見

廊延經畧使張深引兵次朝邑縣先是本路

副總管威武軍承宣使劉光世將步騎三千援京師至

唐鄧間道梗不得進聞范致虛傳檄諸路光世與其將

喬仲福等議引兵會之會淵聖皇帝遣使臣黃深持御

劄以和議已定止勤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衆宜速

圖進發既而潰兵踵至具聞城中事衆心惶惑光世矯

以蕃官沙穆來自京城云二聖決圍南幸矣乃遣使臣
葛宗貴密奏往荆襄江浙間尋二聖所在衆情稍安光
世因引兵入關及是與深會光世延慶子也

此以趙姓
之遺史及

李觀靖康勤王
紀行錄恭修

是日淵聖皇帝赴二帥擊毬之集何

桌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帝為主左副元帥宗維為客酒
九行帝起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顛望欲乞早歸宗維
問帝去將何之帝失色不復言罷歸右副元帥宗傑
騎至行宮門外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帝悵然不怡而

金史卷之二
卷二
卓亦有憂色

丙寅金左副元帥宗維傳其主之命議立異姓平旦遣
蕭慶邀淵聖皇帝詣端誠殿從官皆喜謂果得歸矣才
出門忽有撤黃屋者衆方驚愕洎至門外則已望北設
一香案隨駕官於百步外排立帝獨前下馬

已上據
宣和錄兵

部尚書高慶裔宣金主晟詔書其書畧曰賂河外之三
城既而不與結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為既為待罪之人
盍為異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

慶裔讀詔已慶迫帝易御服實錄李若水附傳云敵遣蕭太師即慶也李若水事

跡云武節郎張玠說圍城中作橫門第二次從駕出郊親見尼瑪哈先在殿上高尚書讀詔罷詔使蕭慶脫御

服侍郎向前左手抱帝右手指而罵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云金人迫上脫去赭袍盡皆捨裂蔡條國史後補

所謂國家破辱皆在端誠殿即指此也金主詔本見于耿氏編今不錄 時事出不意桌等

皆震懼不知所為吏部侍郎李若水獨前持帝曰陛下

不可易服敵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真主

若輩欲加無禮耶敵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結仆地良

久乃蘇於是每執政監以二金兵每侍從監以二燕兵

各分散獨留鐵騎數十傳宗維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

遂掖至青城門廡下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病如中

風狀梟亦伏地固請敵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

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已而果然沈良靖康餘錄云二月六日夜半宗維請上相

見何梟李若水孫覲並從火炬如晝宗維令人宣金主偽詔梟若水伏地固爭梟雖爭而不罵乃髡之覲不爭

得免靖康野錄云若水抱持上罵不已尼瑪哈令持若水去生襖碎以為號令囚何梟于土堀中數日按若水

被殺在半月之後野錄誤也何梟伏地被髡本傳及他書皆不見然金人立主詔云惟何梟李若水不許與議

則二人同爭必矣何烈靖康草史亦云何梟鉗為女真營軍校足明梟得禍亦酷但不能強爭耳今併附見

是日夜漏下二鼓金人以檄來議立異姓且令遷都
詔書畧云宋之舊封理宜混一然念舉兵本非貪土請
前宋在京臣僚一面請上皇併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
屬出京仍集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
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衆所推服長于治民者從
軍前備禮冊命淵聖皇帝亦附手劄略云今于元帥府
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自惟失信
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于萬姓為幸非細幸

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速招連累時執政侍從集內東門見敵書讀之皆號哭兵部尚書呂好問曰今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慄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入內侍省都知李石出帝手劄好問曰此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不能決初左副元帥宗維與諸軍帥議欲留蕭慶居汴京以守河南地慶不敢當衆又推漢軍都統制劉彥宗彥宗亦不敢當右副元帥宗傑語于衆曰它日趙氏必復興今吾務廣地而

兵力不能周是自貽患也不若以河為界宗維是之遂

有就城中別擇賢人之議

此據傅雱通問錄附見

好問希哲子也

希哲公著子元祐崇政殿說書偽楚錄載金檄云大金元帥府近以降表中奏今回降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遣使軍前祈請遂許自新既而變渝愈速是致攻討擊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况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舉師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寮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德隆茂勲業者舊素為眾所推服

長于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薦舉當依聖旨
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
其國侯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
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王
子右副元帥押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押安班
貝勒都元帥押臣家圍城雜書載此手劄云今月六
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
姓仍依聖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內族
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
人其于萬姓為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入城
附此誠意幸為晚悉早請上皇已下舉族出京外諸事
並從元帥府指揮方是長計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速招
連累右備錄皇帝御書在前今晚示官員耆老等各令
知悉二月七日按此手劄丁特起泣血錄中亦有之邦
昌上康邸書亦云尋奉御筆令依元帥指揮云云蓋指
此也按原本所載檄文字句脫誤今悉依北盟會編

正補

丁卯道君太上皇帝出詣金營時敵令翰林學士承旨
吳玠學士莫儔邀上皇出郊上皇疑不聽敵以其事付
京城四壁巡檢温州觀察使范瓊平旦金人大啓南薰
門鐵騎極望闖門而陳瓊與玠儔及內侍李石偕至延
福宮請上皇與寧德皇后同詣軍前懷告上皇未應瓊
以言逼之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甕城以鐵騎
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

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
幼老春秋三國謀謨錄參

修曹勛所進北狩聞見錄云徽宗在藻珠宮李石吳玠莫儔入見石奏請到南薰門掖舍拜表乞皇帝歸聞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愴情亦無它意石又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失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敵情詐偽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為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所辭又取常所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與中曰事垂變矣呼孚取佩刀已被敵人搜去申初到南郊齋宮止于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勛孚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云吳玠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孫傅王時雍徐秉哲謂之曰軍前有旨如上皇已下申時不出即縱兵四面入來殺人傅與時雍徑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范瓊以言逼之上皇涕泗橫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按諸書孫傅未嘗見上皇此所云恐誤然傅畫一狀亦云太上皇已下不敢有違今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仲懇告則傅亦必預聞矣

今併附此庶不失實時肅王樞已出質鄆王楷等九人從淵聖皇

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榘相國公挺瀛國公樾建安

郡王揆嘉國公倚温國公棟儀國公桐昌國公柄潤國

公樅等九人及龍德宮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王婉容

閻婉容任婉容王婕妤喬婕妤小王婕妤崔夫人康王

夫人邢氏與諸王夫人帝姬暨上皇十四孫皆出靖康要盟

錄有取宗族數云鄆王并夫人朱氏男二人女宗姬六

人肅王夫人任氏男二人女宗姬二人景王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濟王并夫人曹氏康王不在京夫人邢氏

祁王并夫人曹氏革王并夫人嚴氏徐王并夫人王氏

沂王和王信王已上係蕃衍宅未出閭郡王國公十人
係在諸閭分已出降嘉德帝姬都尉曹寅安德帝姬都
尉宋邦光崇德帝姬都尉曹晟出使茂德帝姬都尉蔡
降押赴軍前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房洵德帝姬都尉田
丕順德帝姬都尉向子康顯德帝姬都尉劉文彥未出
降華福帝姬惠福帝姬令福帝姬純福帝姬寧福帝姬
永福帝姬柔福帝姬諸妃嬪欽宗實錄云上皇詣青城
鄆王已下三十餘王皆從誤也按九王正月辛丑已留
青城從上皇出者乃未出閭諸王耳上皇三十一子自
澗聖肅王康王及先已薨外亦不應有三十餘人實錄
甚誤賢妃開封人邢氏祥符人朝請郎瓊女也日將午父
老邀上皇不及道逢燕王俛越王偲哭而邀之燕王泣
曰金人欲之將安所避民曰願與王俱死若何開封尹

永嘉徐秉哲捕斬為首者益兵衛上皇出南薰門左副

元帥宗維令其禮部侍郎劉思易御服

靖康忠臣第二番語錄云二月

六日金人令蕭慶劉思脫二帝龍袍李若水擁抱徽宗

王履擁抱淵聖令不得脫按上皇出京在蕭慶宣詔之

次日時若水等已被囚語錄誤也王履事迹云履隨行

翰林司兵士鄭福歸云當月初六日讀了金人詔尼瑪

哈令蕭太師劉尚書脫二帝龍衣是時觀察抱定少帝

畧刑潤令不狃括靖康要錄云上皇初到青城尼瑪哈

阿里布坐于端誠殿上皇東向尼瑪哈南向阿里布西

向聞上皇玉音甚厲汝稱先皇帝有大造于宋反是我

有大造于汝也若大遼伐我當所甘心汝去年興師吾

傳位與嗣君遂割地搆軍汝等乃還今興兵稱嗣君失

信汝等曾記誓書否汝不自言乃蕭慶王洵等教汝曹

為之可吁蕭慶等來與我面證吾豈畏一死二帥皆無
言蕭慶等亦皆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上扶上皇
號泣久之上皇謂上曰汝若聽老夫之言不遭今日之
禍蓋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桌若諫乃止此所云諸書
皆無之今初敵遣孳邀上皇出并取諸王留守孫傅
且附見

欲匿不遣孳示以真定府路走馬承受官者鄧述等所
供名字乃盡發焉獨恭福帝姬才周晬不為敵所知與
賢德懿行大長帝姬淑慎長帝姬不與遣燕越王神宗
子二帝姬仁宗哲宗女也廣平郡王捷年十六給使何
義奉捷及乳母隱民間後數日敵檄徐秉哲取之捷遂

不免

此據汴都記及何烈草史二書皆稱韓國公而無名臣謹按四朝國史韓國公使靖康元年封廣平

郡王蓋進封月日淺故都人但以韓國呼之耳草史又云公與阿保同日被害則恐不然按靖康皇族數似是紹興十二年太母南歸日隨行內侍所具云廣平郡王見在足明使未嘗為金人所害也今不取

瓊開

封人自卒伍補官屢平河北山東諸盜金人入犯瓊以所部援京師因留不去至是遽為敵用 是日同知樞

密院事孫傳率文武百寮僧道耆老為畫一狀詣軍前云准大金皇帝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皇帝親政才及暮年恭儉

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謹忍死
陳詞上千台聽一太上皇已下不敢有違今旨見起發
赴軍前同伸懽告一嗣君即位以來並無失德惟是失
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觀政之初為謀臣所誤繼已盡
行竄責顯是嗣君悔悟前失非有它心一嗣君在東宮
即有德譽比既即位中外歸仰今若未加廢絕尚可以
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數
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無窮之利若

一旦廢棄遂同匹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
來旨令別擇賢人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
見仁慈存恤之至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
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
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一今日之事生
殺予奪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根
索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班師之

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
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敵不報傳又自為狀云伏覩
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
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
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信聽姦臣國主年幼新立
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元帥許其
自新復主社稷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
泯或未允從前愾亦望哀憫許于國主子弟中擇一賢

者立之或欲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又不報

戊辰吳玠莫儔復以檄來督舉異姓孫傅等以狀荅曰本國將相多是日前誤國之人將帥率敗亡之餘其它臣僚悉皆碌碌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

之意若自元帥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澤有歸城中
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
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金人報書曰自昔運數
既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
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
深也今垂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
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如或必欲元帥府推
擇則在軍皆北地漢兒既舉北人與混一無異若欲推

擇見在軍前南官亦請具姓名申報惟不許何臬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各具名銜管依元

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書中所謂在軍前南官蓋屬張邦

昌也

元帥府劄子據文武臣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

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務聽命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此之甚哉皇上猶以寬度別立賢人而已真可謂大義矣今垂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于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

舉堪為人王者一人當依已去劉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鼎李若水等預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連署速具管依元帥府所舉

初南壁統制官吳草

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聞上皇已出入白孫傳請力留皇后皇太子至是引見

草頓首請太子堅避以固國本傳許諾且問策焉草為畫計乃于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草陰以軍法部勒且告急于王及在外諸大

臣約日大舉

實錄草附傳云上皇后妃盡出草入白孫傳請留太子明日引見而三國謀謨錄載

之此月庚午按上皇以丁卯出南薰門草在南壁不應三日後乃入白孫傳錄誤也今移附戊辰

取

光祿少卿范寅敷等四人赴軍前寅敷致虛子也是

日上皇在青城自製發願文祈天請命諭景王祀曰適

來密詞罪已損壽以全趙氏自登位之後過失甚多敢

不自陳以回天譴杞頓首稱贊

此據王若冲北狩行錄曹勛所進聞見錄亦有

之

己巳內前揭示長榜坐金人檄書及孫傳等議狀都人

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絕孫傳復為百官軍民狀遺金人云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尚冀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于自舉伏乞元帥府推擇敢不一聽台命傳又與張叔夜別具狀云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全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傳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

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申臣子之情改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恣忘之况傅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愛死時在京士民郭鐸等亦詣善利門以狀白金帥云上雖失信其於天下萬姓畧無過失若立異姓恐民心無統姦雄竊發望元帥

垂天地之恩復立今上以主此土若元帥以失信廢之則監國太子肅王景王皆有賢德人所共知乞賜選擇不報

庚午孫傳復為狀遺金人乞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或立監國太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傳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遂率百官父老集門下號泣數刻吏部尚書王時雍獨不預是日右副元帥宗

傑親至左副元帥宗維營中共議軍民告立趙氏事宗
維不許吳玠莫儔復至督舉異姓催取皇族甚峻金檄
畧云若謂廢舊立新衆難服從緣向因推戴尚可今依
聖旨擇賢共立孰云不可又云行府于在京官僚未諳
可否但想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欲立本官玠儔
云尼瑪哈大怒明日二事不了即舉兵入城遂會百官議
侍從已下乞致仕者四十人時兵部尚書呂好問在禁
中亦乞致仕孫傅謂好問曰尚書畏死耶傅以執政留

守當死軍前尚書世受國恩當任興復之責好問乃止
時雍仁壽人也張叔夜為狀遺金人云奉令旨今立見
今為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乞自元帥府于嗣
子或趙氏支屬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為藩輔
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

此據叔夜家傳

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

秉哲云我以失德為金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毋使喧

撓反為我累

上劄據丁特起泣血錄吳玠莫傳所費元帥府劄子云吳承旨回費文武百官軍民

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詔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

日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
緣推戴尚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
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軍
民僧道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于在京官僚未諳可
否但想在京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
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
所指在京目下為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
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
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
此度不見舉薦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
會五年二月十日又大金元帥府牒今月十日右副元
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氏事至
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
老郭鐸等告乞立趙氏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
日九日三次共五道錄白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
京須得別行薦舉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文狀嚴切

懲戒訖慮在京人猶以投狀為詞別致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城之始破也行門指揮使蔣宣李福率眾

叩祥曦殿請扈駕突圍以出何臬恐其為亂執而殺之

及是帝命賜其家各三百緡以旌忠義

辛未監國皇太子謙出詣敵營初留守孫傅議以五千

金匿太子于民間殺狀類太子者送之給以都人遮留

誤擊太子居五日無肯當之者統制官吳革請以所募

士微服潰圍以出傅不從時金以淵聖皇帝手劄諭傅

上皇亦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我父子團聚速令太子

出來

此據丁特起泣血錄

始玕儔督脅不已傅未聽至是事益急

傅在皇城司其子來省傅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

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某尚何言哉

范瓊恐變生先以危言警衛士是晚以兵衛皇后太子

共約一車中詣敵營

此據丁特起泣血錄

從車凡十兩百官軍民

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振天時已薄暮將

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金人在門下者迫行

此據

宣和傳言於人曰上蒙塵託孤于傳豈可自脫分付與

人請從太子往死生以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出

守門人不許是夕傳留宿門下

靖康野錄初上以太子監國孫傳為留守及金

人邀太子出人皆望傳以死節傳與張叔夜但送至門而已繼而又取傳及家屬人以此非傳不能守節而自

取辱與史不同今不取

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立張邦昌以治

國事初金人定立邦昌然未顯然言之也至是趣百官
議立異姓不即屠城時雍在皇城司令中書舍人李會
預為議狀曰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勲德在

民今本國臣僚如孫傳等被用日淺率皆鴛下迷誤趙氏至亡國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於軍前選命某人以治國事時卍傳微言金有立邦昌意時雍疑未定左司員

外郎依政宋齊愈適自外至時雍問以敵意所上齊愈

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與所傳同

此據欽宗實錄與張拭私記不

同趙姓之中興遺史有齊愈款狀甚詳雖當時置對之詞不無鍛鍊然拭所記似以為齊愈告鄉人于道而為李綱所中則亦恐不盡然餘見七月癸卯注時雍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付

卍傳以出獨張叔夜不可實錄云是日不書議狀惟孫傳張叔夜按此時傳已解留

守事在南薰門故王時雍得
主其議傳不但書狀而已

壬申傅叔夜坐堅違詔旨告立趙氏押赴軍前叔夜至

敵營抗論如初不少屈敵拘之

沈良靖康遺錄云孫傅既遣皇族為尼瑪哈召

至青城令見傷主上見謂曰無煩重相公斷送我一門
家眷傅無對而退趙姓之遺史云張叔夜赴軍前尼瑪

哈召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
族繁盛豈可與孫傅同死邪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
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
之數四終不從唯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敵散檄城

中令軍民共舉張邦昌連名申上有異議者令別具狀

惟不許引惹趙氏有敢逗遛當按軍法夜拜傳復入城

留守司據今月十二日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來貴到大金元帥府指揮請疾速勾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僧道耆老軍官等更乞說諭商議如並舉張邦昌即便連署各于本衙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若舉賢入者亦許不阻有敢違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雖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耆老軍民等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許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晚示各令知悉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

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

何烈靖康草史云范瓊詐言金許立哲宗之後陳王子為

君按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榮王秘嘗封陳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皆唯唯而退有太學生對曰某等所見意殆不然瓊慮軍民視效即抗聲折之時雍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于是文武數百人以大卷相授若州縣胥吏書卯歷者畧無留滯不終朝而畢其間亦有飲泣悲吁而不敢出辭者忽下坐一朝士面目嚴冷者厲聲曰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付它姓吾乃異議者請如所令其右汴士

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詰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寇

庠朝請郎高世彬庠山東人世彬瓊裔孫也

此據夏少曾朝野僉

言及孫偉跋靖康野史修入

監察御史馬伸言于衆曰吾曹職為爭

臣豈可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中丞秦

檜以為然即具單狀曰檜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

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

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其主也且明兩國之利

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

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
失守皇帝至躬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
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鑾輿御服
之所用割兩河之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
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于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
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
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昔西漢絕于新室而光武乃興
東漢絕于曹氏而劉備王蜀唐為朱溫篡奪李克用猶

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世之久德澤在人者深基業雖
陵遲英雄猶畏而不敢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
深則難拔之謂也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
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戕害故
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
左之盛踰于西京石晉欺天罔人交結外邦以篡其主
得之以契丹失之亦以契丹况少主失德任用非人曾
無德澤以及黎庶特舉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

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有天下九世比隆漢唐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于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可勝言哉彼必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

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義天下竭國力以
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
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
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
復中國之恨矣又况禍莫大于滅人國昔秦滅六國而
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土以奉
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取燕雲之地方
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于前為貫攸之計者

當從其請為國遠慮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今日雖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己之功其為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為可不鑑哉自古兵之强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

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竄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捨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攷古今深

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

大金萬世之利也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會之靖康末議狀乃馬先覺建議議會之不答少馬

藁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會之既為臺長則當列為首會之猶豫先覺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所以秦氏藏本猶云檜等也紹興中先覺甥何玘上其藁會之大怒竄玘嶺外此段實毀檜太甚按玘錄檜獨其單狀而首詞云某身為禁從職典臺諫則必非連名也後錄又云姚宏嘗託張澄從秦會之求官秦云廷暉與某靖康末俱在臺上書尼瑪哈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猾者聞皆宏之謀也繇是薄其為人宏曰不然先人當日肉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書與向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用此誑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語泄宏生事死獄中按此又與何玘所云不同然當時金人獨取秦檜而不

及姚馬則未嘗連名可知或者馬仲嘗慙惠之今畧修
潤今不抵悟明清揮塵第三錄載檜議狀全文乃孫傳
第三狀明檜為議狀已即稱疾守本官職致仕檜致仕
清誤也

書按日歷紹興元年檜乞奏薦狀云靖康二年二月十
三日准告依前朝請郎守御史中丞致仕壬申十三日

也今始百官既集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舉邦昌事捫

其膝曰不能為賊臣屈遂掛衣冠去於是監察御史吳

給御史臺檢法官王庭秀皆致仕而秘書省校書郎胡

寅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府司儀曹事趙鼎相率逃太

學中以避亂故皆不書議狀伸給須城人汝礪仁壽人

庭秀鄞縣人寅宗安人右文殿修撰安國子浚咸子

咸綿

竹人已見紹聖元年九月

鼎聞喜人也堂吏張僅自秘書省歸取平

生所受告牒悉焚之遂自為布衣

此据孫偉跋靖康野記

金人

索南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

無大夫名將之曰我魏王後也

將之魏悼王廷美五世孫

莫傳謂左

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即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

給以為亂兵所焚繇是跡屬獲免

此據溥哲墓碑參潤增入實錄二月癸酉

令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等四書皆于初渡江時失之則是玉牒果為所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謂搜索宗室未有盡者莫俦獻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括檜在旁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疎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恐無此理尼瑪哈曰中丞言是由此異待之按取玉牒之日檜尚未出城此說誤溥雍孫也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姑附此竝考

雍共城人元哲華陽人也時睦親宅嗣濮王仲理廣親豐康節處士

宅保寧軍節度使克暢親賢宅晉康郡王孝騫棣華宅永寧郡王有恭已下舉宗北徙惟惟維二都宗室得全

仲理襄王宗愈子克暢魏悼王孫孝騫吳榮王子有恭
楚榮憲王子也于是太祖後宗子益踈無至節度使者
甲戌拜傳費金牒掇文武百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
申本國冊立為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及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

趙姓

之遺史金人取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給三百
十俾治裝太學生投狀願往者百餘人比至軍前金人
謂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大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土
方略利害諸生有川人閩浙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
險易古人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倡女為妻要取
詣軍前後金人覺其苟賤復退者六十餘人土之無守

有如此者沈良遺錄曰金人初取大學三十人正錄皆懼乃私誘學中素無廉恥者以充數即日出城其齋糧並為賊所奪髡之中路皆裸體逃歸何桌已下隨駕在賊亦縱而不追二說不同今並附見

軍前人並取家屬 初統制官吳草既募兵後遷居同

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多兩河驍悍之士又引太學諸生

吳銖朱夢說徐偉等數十人與恭謀議草率衛士殺妻

子以圖迎二帝

沈良靖康遺錄上命孫傅留守密諭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

募敢勇必死之士得三萬人擁上皇太子潰圍而去我從金人之命死生以之後傅止募得二百餘人知事不集乃止按吳草白傅募士在帝已行之後恐良得于傳聞非其實也三國謀謨錄云草日夜密謀迎立大元帥

按此時二帝尚在城外安得便立元帥實錄云遣人告急于康王約擁兵近城圖迎二帝草附傳所書當得其實今從之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

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仲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好問欲遣人持書詣王訪得邢煥女弟之夫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又與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謀募效用李進絕城以蠟書來上進行至開德府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王棟疑之進以實告乃遣人伴送至帥府夢說桐廬

人政和末嘗上書直諫士論推之所益都人棣雱子也

雱安石子元豐
龍圖閣直學士

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郭少傅同開封尹徐秉哲治事先
是京師事務皆取稟軍前故也敵又索內藏元豐大觀
庫簿籍悉取寶貨及大內諸庫龍德兩宮珍寶竒物如
西海夜珠王中正陳搏燒金之類其它真珠美玉珊瑚
瑪瑙琉璃花犀玳瑁之屬各以千計上皇平時好玩有
司所不能知者內侍王仍輩曲奉金帥指其所在而取

之真珠水晶繡簾珠翠步障紅牙火櫃龍麝沉香樂器

犀玉彫鏤屏榻古書珍畫絡繹於路

此據宣和錄及夏少曾朝野僉言宣

和錄又云金人入內徑取諸庫真珠四百二十斤玉
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碼碯一千二百斤北珠四

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箇硃砂二萬九千斤水晶一
萬五千斤花犀二萬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

六十坐龍腦一百二十斤金磚一百四十葉王先生燒
金陳搏燒金高麗進奉生金甲金頭盔各六副金靴金

馬杓金拚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玉作子六百副花
犀帶金帶金束帶玉束帶鍍金帶金魚袋等上皇閣分

金錢四十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閣分金錢二十貫銀錢
四十貫皇后閣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銀火爐

一百二十隻金火爐四隻金桌子百二十隻銀交椅二
十隻金合大小四十隻金水桶四隻金盤盞八百副金

注碗二十副金銀匙筋不記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
一千二百隻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珊瑚托子四百隻
碼碯托子一千二百隻真珠扇子四百合紅扇一百合
藍扇一百合行鸞扇三百五十合大扇六十合扇車一
量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金束帶為

飾它將亦不下數十人壁中珍寶山積 初李若水既

為金所囚蕭慶謂若水曰事已爾無可奈何徒死無益

前日公雖詈國相國相初無過公意若今日順從即明

日得美官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從

隸謝寧亦勉之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仰侍郎以

生若少屈萬一得復歸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
吾今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汝若歸勿遽言恐重傷
吾親意令兄弟輩徐言吾死國也是日左副元帥宗維
引若水諭意若水不聽囚之

戊寅王以京師久無耗檄諸將帥伺其實若敵未有去
意即引兵近畿副元帥宗澤見之謂諸將曰敵情如此
豈忍坐視乎時范訥趙野合兵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
書帥府哲將家子有膽略以百騎分三隊道與金人三

四戰獲數級奪金人馬三匹以獻王大悅都監康履面責哲不當王叱退之野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於敵騎澤遺書誚野訥及知興仁府曾楙使率所部勤王野等以為狂不答知泗州朝請大夫賈公望見經制使翁彥國切責之曰京城報甚惡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邪泗小壘錢糧俱竭自來日更不供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遽貸公爾彥國慚翼日提兵趨淮西而去公望昌朝孫也

昌朝真人
慶歷中宰相

金人取詳通經教德行僧數十人待遇

頗厚

庚辰王發東平府王在東平踰月京城音問不通副元帥汪伯彥等共議移屯濟州以俟敵隙王從之 是日

副元帥宗澤自澶淵移軍南華縣先是澤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澤奮願擊敵引諸將共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淬效死會元帥府檄至澤乃引兵屯南華境上謂淬曰汝

當先諸將一行以贖前日之過淬曰願盡力遂進兵未
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即據南華縣是時澶濮濟
單曹毫陳頴應天廣濟諸郡皆有勤王兵敵又犯亳州
直秘閣京畿轉運副使兼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使
臣持書遺金人以會合勤王兵馬所為名大畧言兵勢
逆順令退保河外敵遽以毫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
日索戰諸道兵畏縮不進子諲敏中元孫也

敏中開封人咸平中

相宰

辛巳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為金人所殺時左副元帥宗維再召若水問以不肯立異姓狀若水言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宗維曰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安得為無過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即曰若以失信為過則公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五事且曰汝伐人之國不務安全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汝滅亡不久矣因肆罵不已宗維大怒即圍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監刑者復問侍郎服未乎若水奮詈愈切

敵怒以刃裂頤斷舌然後殺之梟其首

此據若水逸事金人相

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以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咸歎重之初若水之出使也淵聖皇帝擢監左藏西庫

修武郎王履為之副使還遷相州觀察使履抗敵不回

卒與俱死履開封人累世右職元符末坐上書入籍編

管新州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興贈若水觀文殿學士後

謚忠愍贈履武勝軍節度使

按履事迹甚偉而實錄乃無一字及之殊不可晚今

以履事跡及靖康忠臣三番語錄修入實錄附傳若水臨死為歌詩卒章云橋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

分死亦何憊履事迹乃以
為復所賦今且附此俟考

金主遣諸軍都部署英宗廟諱

同音按原書避嫌

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院事韓

正持冊來立張邦昌

要盟錄有冊文云尚書左僕射韓某而不言其名王明清揮塵後錄

云其官韓昉按昉本燕人
事遼為知制誥庚戌年七月
冊劉豫為副使猶居此官
此時無緣已為僕射實錄劉

韓正館給即此人也今增入

金遣吳玠莫儔集百官

於皇城司議遷都之地眾以揚州江寧為請敵命都江

寧

壬午鄜延經略使張深引軍屯陝府先是宣撫使范致

虛欲聚兵為長驅河洛之計深不敢戰乃議各圖進取
互為聲援使彼罔測且戰且前庶有先到國門者議久
不決深遂行翌日熙河經畧使王倚環慶經畧使王似
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皆來會

癸未金令百官拜表請立張邦昌光祿大夫中太一宮

使唐恪既書議狀仰藥死

實錄恪附傳云恪聞議立異姓呼其諸子謂曰吾為大臣

而國家至此顧力不能救獨有死耳乃仰藥自殺其後
張邦昌攝位朝士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
者推其節王偁東都事畧云恪既書名乃仰藥死二書
不同按議立邦昌在此月癸酉恪以前宰相居城中若

不書名金人無不詰難之理又無由經十有餘日尚不
書議狀也夏少曾僉言曰羣臣于秘書省議推戴張邦
昌恪大慟一少年斥恪曰公為丞相不能為國家計事
以至於此况平時鬻賣官爵習蔡京不法所為猶厚顏
赴議舉異姓實負國家哭之何益據此則恪亦在議中
未嘗先事而死明矣汴都記曰是時金人正取人恪以
前宰相恐不免遂服大黃作腹疾以死王明清揮塵後
錄云金立張邦昌欽叟書名畢仰藥而殂建炎中張達
明為中司適欽叟家陳乞贈典達明言欽叟不能抗敵
之命雖死不足褒贈由是恩數盡寢迄今不能理也明
清所云差詳但小舛誤紹興日歷二年十一月乙亥唐
恪男琢進狀先臣恪任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以臣
僚上言任少宰日不合許割三鎮事落職乞依赦追復
有旨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丁丑中書舍人胡松年奏
琢陳請其父不獲仲迎請二聖之謀乃飲藥以死聖恩
或謂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

臣願詔有司更加詳考實狀詔前降復職指揮更不施行明清所云誤以松年為張澂也實錄附傳云觀文殿大學生唐格薨仍前不書落職事此不惟踈畧當必有故是日王次濟州時元帥

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自黃河以南分地而屯濟州萬九千五百人以為王之衛隸都統制楊惟忠開德府萬九千人濮州七千人以拒敵之在衛南韋城臨濮者並隸副元帥宗澤興仁府萬九千人廣濟軍八千人單州六千人栢林鎮三千人以拒敵之在考城者並隸節制軍馬黃潛善大凡官軍民兵六萬四千五百

人孔彥威常謹丁順三盜萬五千人分屯六州而向子
謹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訥在宋趙子崧在陳皆圍
遶京都未得進

甲申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揚愿赴軍前二人托疾得免
愿山陽人也 敵游騎五百至濮州雷澤境上尉向拱
禦之拱勇而有謀先培繩桑下敵至挑戰已而偽遁敵
追奔馬絰而止悉擒斬之元帥府以拱為閤門祇候

乙酉大風拔木 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

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為金人所殺初金人括金銀急命執禮等八人董之未幾執禮等議曰敵所以留車駕者為金銀也今欲足元數雖銅鐵亦不給不如結罪申絕塞其所請宦者謂金人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易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二帥大怒是晚召執禮等四人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于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

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為之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于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

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敲殺之梟其首

趙姓之遺史稱胡唐

老遂死蓋誤也

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

縱兵自索執禮浦江人振樂平人扶燾子

燾開封人元祐知樞密院

事舜陟績溪人舜明嵯縣人侯宛邱人也後贈執禮資

政殿學士知質振端明殿學士自城破至此凡再納金

二十一萬兩銀七百十四萬兩表段一百萬匹皆有時

敵猶以為少故殺之

朝野僉言二月二十八日大金以金銀事執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

復殺之監察御史黎確等知四人之由將欲結兵以救

二聖曾與王時雍等議時雍不從金人欲正其罪恐動

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謂金銀少自有四壁根括官

執禮副留守非其職也按實錄金銀官八人執禮為首

此所云誤若四人果有結兵救二聖之事本傳及墓誌

無容不書記事者得于傳聞又誤以安扶為安復也今

並不取是日再括金銀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徧加

根檢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分詣懿親蕃衍宅諸妃嬪位

所至與宮人飲又頗匿餘金以自奉吏部員外郎王及

之至沂王府遂坐蕃衍宅門罵諸王

此据李綱記上語修入八月戊午行

遣芻南昌人也

丙戌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至陝府初致虛抵

華陰京西轉運副使劉汲遺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趨河

陽焚敵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洛直抵鄭許與諸道連

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遂行

此據晁公邁所作汲傳附入但公邁稱致

虛按兵華陰汲以書誚責云云致虛以書謝而終亦不行則非也其實致虛銳意出師但以無謀致敗今畧修

潤時南道副總管高公純奉詔勤王頓兵不進汲誚責
再三不聽乃取其所部兵馳入援汲丹稜人嘗為開封
府刑曹掾介直有守至是稍擢用之

丁亥資政殿學士知中山府陳亨伯為步將沙振所殺
初金左監軍完顏昌圍中山府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
半年敵不能下至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衆
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振使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亨
伯固遣之振懼潛衷入府有妾好定

按宋史陳遺列傳妾名定奴

者責其不待報振立斬之遂害亨伯于堂中次子錫與

僕妾十七人皆被禍振出帳下卒噪而前曰大敵臨城

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

趙姓之遺史金人
以上皇北狩至中

山府其帥陳邁登城上皇呼邁邁曰道君皇帝也遂慟

哭曰陛下何得至此提轄沙振曰此中豈有道君皇帝

必金人之詐也以箭射之遂鼓衆喧鬧而殺邁其子錫

在旁側身護邁乃并殺之于是振自守中山按此時道

君未離城下安得過中山若然則亨伯死不在此時史

與姓之必有一誤臣修此錄凡繫月日者必以國史為

斷但此時河北已隔絕史臣亦是得之傳後城破敵見

聞容有差互以未有他書考證姑附見此

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中興贈特進謚

曰愍節昌金穆宗英格子達蘭也

按紹興講和錄有金人復取河南詔曰

臣昌等稔心既逆玩寇欺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自

臣伏罪迹厥攸行外侮內連情狀甚著又一詔云撻懶

等力言齊為不道既衰矣不若以河南地錫與大宋以

此知撻懶即昌也昌于旻晟為從父弟故名皆連日字

耳楊割洪皓記聞作楊哥今從苗耀神麓記史愿亡遼

錄撻懶或作撻辣今從金人詔本楊割廟號穆宗此據

洪皓記聞所云張棟圖經云楊割廟號神祖疑是後來

所改今附此族考按英格達蘭名今改正姑存原註

戊子金令百官作勸進張邦昌表禮部員外郎吳懋當

草表因稱疾求罷汪藻撰懋墓誌云為禮部員外郎會

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儻曰僕請為之公由是

獲免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賊

吾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疾篤于家時執政已

下咸有勸進文

此據實錄然是時執政馮澥曹輔前執政路允迪皆在金營城中前執政惟李

回一人當考

軍器監王紹獨曰念之久矣何不亟為因探懷

出表以示衆衆皆切齒懋晉陵人也於是吳玠莫儔賈

司農少卿胡思所改定在京百官勸請狀詣敵營其辭

畧曰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

兼衆美伏望以蒼生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為

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

人推戴為主之望玠等至二帥遣知樞密院事漢軍都

統制劉彥宗禮部侍郎劉思兵部尚書應奉御前文字

高慶裔持詣邦昌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因不

食金不聽使人守之百官勸請狀金人曉諭諸路節文中有之見四月庚申注檄文但云

具官劉侍中而無其名按邦昌上王書稱忽劉彥宗等賈城中文字與吳玠莫傳俱至故知劉侍中即彥宗也

胡思改勸請狀有案牘今參考修正耿延禧中興記云張邦昌至城外金諭以欲立之意邦昌求死不從曰康

王軍中有文臣耿南仲武臣劉光世必竭力輔之趙氏必中興立邦昌徒取誅滅于是金人于圍城中取臣南

仲家屬并劉光世諸妻子之在城中者皆質金營按是時將相之家多為金所取未必因邦昌之言兼劉光世

自延安引兵東出此時猶未至崑澠間三月十五日西
兵方至潼關邦昌僭已久矣當是金索劉延慶家屬而
及光世諸子也况南仲非金所
嚴憚張邦昌何用言之今不取

元帥府以隨軍轉運

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初王在濟州軍食不繼揚祖

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權印賣東北鹽鈔王許之未踰

月商人入納至百餘萬緡軍餉遂給逮元帥府結局乃

止

汪伯彥中興日歷云王移軍東平梁揚祖軍錢糧有
後至者大元帥既行大名尹張慤截留弗恤揚祖移

文屢索不報建聞王將即位乃變易輕費以還揚祖具
稟王王發笑按慤以公忠名恐未必有此或別有曲折

考

當日延寧宮火元祐孟皇后徒步出居相國寺前

之私第

此据回天錄后去年閏月已卯自瑤華宮移延寧

先是淵聖皇帝與李

若水議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

及行也

事見去年十月至是六宮有位號者皆從二帝北

徙惟后以廢得存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二聖皇族皆詣敵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邦昌必

不能久借欲留孟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

付會金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按金取宗族皆據管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后實以廢處外宮故不為

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沈良靖康錄云上皇出宮數日有手帖至開封府尹徐秉哲云欲得趙氏注孟

子頰為送至及火發秉哲遽至延寧宮太后已出良所謂上皇手帖恐其詞必有悞汴都記云太后居道宮三

十年瑤華遺火之後在延寧宮今春又火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亦不知其無恙故皆得遺臣謹按靖康之變舉族北遷而元祐太后與康即獨存蓋天意也故詳著之

庚寅吳玠莫儔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有不虞盡行屠戮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
金人以鐵騎送之及門而返晡時邦昌入居尚書省百
官班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
持王時雍大呼號慟掛冠而去俯禧子也禧分寧人元豐給事中夏
少曾僉言二帥知邦昌不可強乃詭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立宋之太子以公為相善為輔助毋使敗盟請公

入城臣按邦昌上大元帥書叙金人迫脅事甚詳初無此說况太子出城已久未嘗再入城此說妄也呂好問開具謝克家分析因依狀云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臣為言相公曾察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去後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是臣曰今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按此事惟好問奏狀及秦湛回天錄有之今且附見

壬辰金人以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給事

中韋壽隆

按北盟會編作馬壽隆

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

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光祿卿黃唐傳軍器監王紹

按北盟會

編王紹下尚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道尹部員外郎李健此本無及之健名而後云皆與時雍

等同趣當
有脫文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

員外郎曾慥祕書省著作郎顏博文為事務官限三日

立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邦昌

亦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邪

衆人泣勸再三乃止昌言新塗人壽隆餘杭人熙靖晉

陵人唐傅侯官人士觀昉孫昉饒陽人
熙中宰相慥晉江人博

文安德人也昌言芻紹及之健博文皆與時雍等同趣

而慥娶吳并女故金用之實錄稱中書舍人李熙靖為
事務官按附傳熙靖自西掖

出守拱州復以故官召靖康元年除待制奉祠此時不為舍人實錄誤也

癸巳吏部尚書王時雍等申今來軍民悉愿推戴張太宰緣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施行金復令吳玠莫儔入城云以初七日行冊命之禮 留守司以軍前劄子復湏金銀元數遂分下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匹下户金亦不減百銀不減千表段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亦不憂曰金人以立主事

恐民不服先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徐夢莘北盟會編載開封府數配金

銀事在此月壬寅與實錄不同夢莘所編又云先是城陷之初金人索在京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報以七

百萬戶至是金人令以二百錠表段五百匹督令日下送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二以百錠表段五百匹

但納士庶知所配無規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進士相與戲謔而已

李植賫金帛詣元帥府且悉獻本司錢糧之在濟州者

以助軍費王喜遂以植為承直郎植招信人也欽宗實錄以子

諲為發運判官蓋因汪伯彥中興日歷所書也按紹興八年子諲乞以靖康中拘張邦昌家屬事宣付史館奏

狀稱任京畿轉運副使鄜延經略使張深自陝府將兼發運副使今從之

所部改塗趨虢州初諸帥既集宣撫使范致虛欲盡取
五路兵與敵刻日會戰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李觀以
敵氣方銳勸深取間道趨京師其實謀避敵也深別致
虛致虛大驚曰公獨異議殆假此以歸耳深曰既不能
進其可守株以誤國事遂與副總管劉光世合軍而去
觀華陰人也深至盧氏縣乃山行出大和谷南之汝州
丙申統制官閻門宣贊舍人吳革為范瓊所殺革將起
兵其叅謀吳銖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測之禍夜

漏未盡班直甲士崔廣等數百人排闥至草寢所曰邦
昌以翊日受冊請舉事草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
黎明比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以權主管前殿司
公事左言謀給草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
戮河上草至死顏色不變草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
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夏少曾僉言云
吳草召集壯士

欲奪駕時軍前取去醫人入城買藥材見草說勤王兵
皆在近甸敵精軍不滿萬人草信其詭說初五早欲奪
門范瓊左言詐而殺之按草自以邦昌僭位
日迫倉卒舉事恐非為人所詐也今不取

都省禮

房告報文武臣僚並以受冊日赴文德殿立班閣門儀制榜今

月七日僧道父老於尚書省令廳下立俟太宰上馬導引至右掖門先退太宰至文德殿門下馬仍詣殿東朶殿幄次更衣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文臣選人武臣承信郎已上於殿下東西間面北并設儀仗於殿下排立皇帝望大金國闕設褥位於殿下少俟冊寶入門至位皇帝降階詣褥位望大金國闕拜訖俟冊寶至褥位讀冊設寶皇帝跪受訖再拜皇帝陞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訖起居稱賀五拜訖退右曉示各令知悉

是日吳玠莫儔至自敵營時金人在南薰門謂呂好問

曰康王我眼中物當以五千騎取之此據秦港回天錄好問即

遣人持書獻王言大王所領之兵度可當則邀擊之不

然即宜遠避又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是夕侍從官並宿尚書令廳以待行事

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皇帝冊文略曰太宰張邦昌天
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
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
用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

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

趙姓之遺史
邦昌冊文曰

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讓知歷數在于爾
躬按偽楚錄有邦昌冊文今錄于此蓋姓之傳聞之誤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昔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寶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惟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已下一百一字指斥不錄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遣使備儀禮以璽綬冊命爾為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署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亦非賢不守有國者可不慎歟子懋乃德嘉乃丕前期有司設禡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前期有司設禡

位於宣德門外平旦邦昌自尚書令廳乘馬入次慟哭久之步至御街望金國拜舞跪受金使韓正退邦昌服赭袍張紅蓋百官導引步自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不御步陞殿於御榻西別設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令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引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而立有衛士曰平日見伶人作雜劇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却裝假

官家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邦昌之受冊也百官皆
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玠莫儔左言范瓊等數
人欣然若有所得上皇在青城聞之曰邦昌若以死節
則社稷增重今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此
據

曹勛北狩
聞見錄

時上皇又遺左副元帥宗維書乞東南一郡

以奉祖宗遺祀宗維不許

王若冲北狩行錄云軍前已
議北遷令姜堯臣書寫劄目

投尼瑪哈國相其劄目曰某素慕山林謝事罷政之後
止管教門公事某之罪失固不可逃責念茲神御遠遷
異國欲乞東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不勝大願之至曹
勛北狩聞見錄云金人凡有計議只在淵聖御前奏稟

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宗到寨十餘日自製劄子一通與相國云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嘗招收張珣總蒙湏索即令戮以為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為釁某即遜位避罪南去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闕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闕敗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大國之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遂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回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廷却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分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顯待台令劄子去後二日有蕃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切闕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却

吏部尚書王時雍乞差官分管職事

此據呂好問以時雍權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兵部開具因依狀

尚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領中書省尚

書左丞馮澥守舊職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李回權

右丞

偽楚錄三月八日李回元係簽書樞密院事權依舊十八日權領中書省二十五日自權禮部尚書

乞罷尚書領省事四月初九日翰林學士承旨吳玠權乞罷權右丞皆與實錄不同

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莫儔權簽書樞

密院事

按實錄時雍儔皆自吏書除不知吏書何以有二員據儔除吏書在去年六月癸卯時雍不見

除日當是儔從駕往金營而時雍併攝之耳沈良餘錄云邦昌既立以時雍為太師何烈草史云王時雍領三

省事徐秉哲權門下侍大理卿周懿文為開封尹吏部
郎皆誤記也今不取

員外郎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并儔也
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
皆擢用回江寧人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
在城中者惟回一人時馮澥曹輔留敵營邦昌素善澥
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
用二府蓋薦許之都人號時雍賣國牙郎按紹興中王次翁曾統謝
祖信勅趙鼎受邦昌偽命為京畿提刑退而告人有親
奉玉音之語而實錄不書蓋誣之也呂好問開具因依
狀云初七日王時雍乞差官分管職事其時呂不肯承
當門下省人吏來參臣亦設椅請坐以示堅不承當之

意邦昌自謂臣曰忘省中之語耶若虛着窠闕被軍前
差將人來如何臣當時已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實
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城中束手做事不得矣所以含羞
忍耻者以圖大計也好問此說雖以自辨理亦有之今

併附見

邦昌之僭立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

逢獨堅卧不屈夜既半同寮強起之不從垂泣而與之
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以逢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
請欲以復於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
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污我我其可矣遂發疾而卒逢眉

山人也

逢事迹據汝礪所作傳修入譚篆作汝礪年譜云公既不屈節乃為主議者解赴軍前二帥偁

坐見公責其不從軍令公大言曰鉅宋恩澤在人天命未厭忠義之氣形於詞色或欲辱公二帥曰此義士各為其主姑釋之按史及諸書汝礪未嘗出城篆蓋妄也

戊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兵部侍郎盧襄中書舍人李擢並落致仕集英殿修撰范宗尹權右諫議大夫克

家良佐弟子

良佐見今年八月壬申

襄西安人擢歷城人也克家

以疾辭邦昌遺之書曰既無由自裁不食五七日又不能死顧豈得已哉公能諒此心則共安海內以究遠圖之事尚可冀也况銓綜舊職非敢以此累公公無以疾

辭則幸甚書用尚書內省之印 龍圖閣直學士胡直
孺權戶部尚書司農少卿胡思權戶部侍郎戶部員外
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顯謨閣待制李熙靖詹又並權
直學士院熙靖不受宗諤泰寧人又縉雲人也

己亥王時雍權領尚書門下省事時呂好問未就職故
時雍兼之 邦昌遣戶部侍郎邵溥使左副元帥宗維
中書舍人李會使右副元帥宗傑報以欲詣軍前致謝
二使及門先以狀申金答云皇帝不須出城好治人民

疾要相見自往請也

庚子金人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
匿開封少尹夏承力爭不聽添差少尹余大均主其事
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以使引押赴軍前當行者
皆令衣袂相聯屬而往濟王之夫人曹氏避難它出秉
哲捕而拘之

此以欽宗寶錄趙姓之遺史李綱進退志趙子崧家傳參修

開封府捉

事使臣竇鑒曰我生為大宋之臣豈忍以大宋宗族交
與敵人乎遂自縊而死權戶部尚書胡直孺免權職太

府卿朱宗權尚書刑部侍郎戶部員外郎陳師尹權太
府卿庫部員外郎葉份權左司郎官戶部員外郎李健

權右司郎官宗紱子

紱仙遊人嘗為給事中

份劍浦人也 河東

軍賊高才以二千人歸正出語不遜王誅之命右軍統
制苗傅代領其衆傅盡收才金帛子女王曰傅賊耳與
才何異自此惡之 金人自宛邱引衆逼興仁列寨而
屯復分兵犯開德宗澤遣統制官孔彥威與戰敗之度
敵必犯濮州急戒右文殿修撰權邦彥以所部冀州兵

為之備敵果至與戰又敗之

辛丑金人遣慶賀使崇祿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副使
彰武軍節度使李士遷入城其書曰固倫尼伊拉齊貝
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楚皇帝向承
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庶士之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
闕優降冊書禮命初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牘不圖
辱於華絨幸容先導微踪繼陪高諭別幅遺邦昌衣著
百二十段馬四匹既見邦昌與慶裔等燕于禁中金

人分兵犯濟州至栢林鎮距州纔百里王聞之命都統制楊惟忠惟忠愠曰諸少將不出首推老者王曰此遊騎伺吾虛實耳乃令惟忠警嚴五軍翼擺堤上張滿以待又命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為疑兵夜金拔寨遁去是日知冀州權邦彥與敵再戰殺傷相當京東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閻邱陞亦以所募民兵出戰宗澤自南華縣遣二千騎援之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與澤所部統制官孔彥威夾擊大敗之 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兵潰

于千秋鎮初致虛率諸路兵過陝州與敵遇戰十數殺傷相當復得潼關參議官趙宗印以舟師至三門集津亦累得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整軍出潼關偽西京留守高世由聞之遣使告急于左副元帥宗維乞兵為援宗維謂諸將曰致虛儒者豈知用兵當使斥堠三千殺之

按北盟會編作當明斥堠使三十人破之

致虛前軍出武關由

鄧州澠池之間屯於千秋鎮宗維遣貝勒羅索將精騎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西

道副摠管孫昭遠環慶經畧使王似熙河經畧使王倚
留居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世由瓊孫也致虛之離
陝也裨將李彥仙說致虛曰陝為軍後盍少遺之兵行
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致覆不然衆屯聚
出散澗一蹶於險則散矣致虛業已發傳怒彥仙沮解
罷不用彥仙彭原人後徙鞏善騎射喜言兵嘗為种師
中部曲入雲中斬首二級稍得遷校尉其說致虛不見
聽至是果敗

致虛千秋之敗按趙姓之遺史及李觀紀
行錄皆在三月十一日辛丑而實錄於三

月末附書之蓋不得其本日も實錄又稱自正月至三月十五日大戰十數既得潼關乃引衆東出亦恐差誤

壬寅金遣使入景靈宮取神御等物

此據實錄未知與宣和錄正月戊申

所書有無重疊今且兩存之

自邦昌出令之初王時雍等皆以聖

旨行下邦昌下令曰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議

定及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批稱中旨傳諭所司稱宣

旨以手詔為手書

偽楚錄邦昌下令曰予以寡陋向通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

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内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廷及

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尚冀有永之國訖救寧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靖康野錄云邦昌內批稱中旨命於外曰命旨與此不同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工部

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避邦昌名也其從弟通直郎昌辰亦請於吏部更名知言時奉直大夫致仕徐俯居城中買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之是日兵馬副元帥宗澤與金人戰於韋城縣敗之金人既為權邦彥所却澤因約知深州直秘閣姚鵬同進兵鵬未至澤自引所部至衛南候騎報敵壘近宜少避

澤曰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無以取勝澤揮戈直前親
冒矢石與戰敗之敵益濟師官軍不利將士傷重者什
二先鋒將果州刺史王孝忠戰死士卒知退無所恃人
人爭奮敵大敗斬首數千級遂得韋城縣敵欲夜襲澤
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

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

汪伯彥中興日歷云

三月辛巳開德府宗澤申金人十日自衛南前來侵犯乞應援十六日丙午宗澤申金人十日巳午間近護城堤統制官孔彥威交兵申酉間殺退十一日辰巳間再向前來本軍差權邦彥下官兵併力殺退當夜三更拔

寨遁去奉王旨行下不得追襲恐落奸便十九日巳酉
據副元帥宗澤下敗兵五人前來稱宗元帥十二日領
兵追襲待徑入京城下解圍當日到衛南逢伏兵殺退
東趣南華縣兵敗宗元帥易衣裳隨敗兵夜走奔北續
據澤申如敗兵所說外見於雷澤縣招集潰兵乞給器
械澤先造戰車一百五十輛大而難運推駕者苦之一
旦遇敵倉卒皆委而走金人以戰車盡載澤軍實而歸
王聞之曰吾見澤戰車大不適用徒費工料澤不聽今
果資敵矣初劉浩叛造戰車五兩試之不可用軍中闕
衲襖乃提軍見澤為車陣圖以獻澤喜問所闕浩既得
衲襖不告而還澤遂以浩所圖妄稱見造成車一百五
十輛已募到民兵一萬五千人謀復真定朝廷壯之除
秘閣修撰河北民兵總管其實無一人一車也方且圖
之耳逮帥府遣往開德乃旋用浩車制叛造而終於敗
耿延禧中興記云宗澤權邦彥自南華入遇敵騎卒至
西將王孝忠死澤邦彥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鵬

軍所製戰車五百兩使民兵御之民兵棄車走為敵所得以載城下所獲金銀歸後建炎初河北寇皆澤麾下潰卒也按伯彥延禧與澤議論不同詞多毀澤又二人所進書皆出於澤死之後恐未足信今以欽宗實錄及澤遺事參修戰車事今年九月乙巳注可考

先是知博州孫振以軍民之

兵二千人至冠氏縣

按博州有冠氏縣原本冠誤冠今校改

王命屯濮州

受澤節制

去年十二月巳丑

至是聞澤與敵戰其親兵皆懼且

懷鄉土乃殺振分取軍實散而北歸振傅父也

耿延禧中興記

云振墜馬死今從汪伯彥中興日歷瑛考

癸卯呂好問權領門下省職事好問雖繫新銜仍莅舊

職 太學博士朱震致仕震邵武人也 元帥府寮屬

聞金人立張邦昌欲奉王至宿州駐軍謀渡江左先鋒
輜重至山口鎮三軍籍籍謂不返京師而迂路何也王

聞其語遂罷行

欽宗寶錄以宿州之行為黃潛善建議
按中興日歷罷行在三月十三日癸卯

此時潛善在興仁三月二十七日丁巳潛善乃至濟州
寶錄誤也蓋耿延禧中興記初不深考附此事于潛善
至濟州之後而史臣遂因之是時耿南仲汪伯彥在
濟州未知的是何人建此議今但云帥府寮屬埃考宗

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金又敗之

甲辰金人遣高慶裔入內藏庫又命歸德軍節度使王

汭與慶裔偕來汭燕人也是日領門下省呂好問以私

財即永慶院啟建聖壽節道場慶裔適入城衆皆恐懼

好問獨不顧

實錄甲辰金人入內藏庫而無其名三國謀謨錄是日慶裔等入城而無其事今參

取修立汭所領節度要盟錄二帥再問罪書中有之

邦昌以書至軍前論根括

金銀事

書曰比以冒膺緡禮願展謝悰雖瀝貢於忱辭終未親于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

之初實軫貼危之慮民志未定故未可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

以充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乃聞罄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弗虔仰荷

大恩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莩之多欲撫養則無資

以厚其生欲賑給則乏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例縊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水之懼與其跼天躋地莫救于黎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誅誕佈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億衆于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于沒齒以答隆恩

又乞往謝二帥

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

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于光儀庶少伸于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敷勤懇重蒙開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有失于稽緩實深積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

廊延經畧使張深引軍次魯山

留面叙不宣謹白

縣時西道都總管王襄亦在焉襄議與深合軍深以襄所統皆烏合不從乃趨潁昌而去

乙巳邦昌詣青城謝二帥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邦昌請不毀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凡七事敵皆許之

丙午邦昌下令不御殿不受朝引對百官于延康殿小

軒呂好問家傳云或勸邦昌坐紫宸垂拱二殿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按實錄初無進說者更俟考詳

與執政侍從以上坐議言必稱名飲膳起居不用天子
禮遇金人至則遽易服邦昌雖僭立其處大內多不敢
當至尊之儀有華國靖恭夫人李氏者數以果實奉邦
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微有酒李氏擁之曰大家
事已至此尚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益之以酒掖邦昌
入福寧殿使其育女陳氏侍寢其後因邦昌之姊入宮

乃留其從者而易陳氏以歸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道君在端邸有妾彭氏稍惠黠

上憐之以小故出為都人聶氏婦上即位頗思馬復召入禁中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

太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二聖北狩彭氏以無名位獨
得留一夕邦昌有酒彭氏衣以赭色半臂掖之入福寧
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寢邦昌既醒急解其衣起就它
室固已無及矣其後邦昌得罪者以此按史及李綱建
炎進退志所書乃李氏事首尾甚詳明清所云
疑姓氏或悞姑附著此今年七月丙辰行遣 王時雍

每日白事屢以陛下呼之邦昌叱之乃退 徽猷閣直

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聞張邦昌僭立即以狀白王乞

遣師要擊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且言國之存亡在

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者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皆
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收莫如自近

舉兵要擊此為上策子崧燕懿王後淄恭憲王世雄孫

也

燕王生英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靄從靄生世雄世雄生贈通奉大夫令郊令郊生子崧

丁未邦昌下令曰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文武臣僚皆遷官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府監諸州解首並與推恩廂禁軍依例犒設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任職務一切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

色詣鼓院奏陳當議叅詳更定以從民欲

邦昌偽赦全文云三月十

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
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
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所犯無輕重不以已未發
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
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
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文武陞朝官并
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叙亡歿
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
回授者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已上各特與兒男下班
祇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綠緋及十五年不以賊私
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府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
解舉首特與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
奏名人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
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

學兩舉諸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
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格人等並照原降指揮分
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終身不齒
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叙叙人並與叙元官落職人與
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
者並與特叙元職名其永不叙叙人依此以次遷補候
有闕叙補應配軍因圍閉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
島並配鄰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元
犯取旨放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
指揮招集出首外慮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
存恤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色貫
伯並行蠲免其私債元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
軍緣借請之類見尅請受者並特與除放耆老並賜粟
帛令戶部支給價錢官私房錢不以貫伯並放三月出
糴米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
易可令更與減價出糴仍約束逐場人民擁并仰戶部

踏逐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閑屋舍添置賣場以濟細民
無致阻滯掩骼王政所先當草昧圍城之中不忍視其
橫逆應亡歿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充奠送之費應
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
坊巷就門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
給散不時仰馬軍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
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
京軍營法醫治應伎術人等并家屬取赴軍前所拋下
財產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實給付應寺院官
觀有隔下發放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
三日給降度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為僧道令
開封府給公據應禁宮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
俗者聽從便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
依舊內有于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
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牒奉敕
如前宜榜河南曉示各令知悉牒至准敕故牒 初金

人欲令邦昌肆赦呂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郊皆敵相公尚誰赦邪遂先赦城中 延康殿學士李回

辭權右丞改權禮部尚書

偽楚錄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李回權領中書省吳玠

權同領尚書省按史邦昌訪尋大元帥偽尚書省劉子李回押字而吳玠無之恐錄誤也

已酉邦昌遣權國子監祭酒董道撫諭太學諸生 陝

西宣撫使前軍統制官翟興襲西京斬敵所命西京留守直龍圖閣高世由大金隨軍轉運使右文殿修撰張友極與伊陽人習知地利范致虛既敗去興問世由之

怠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使世由知澤州金人再入以城降因為敵用事見去年十月戊寅至是就戮金人陷復州

庚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戶部侍郎邵溥並權本部

尚書

實錄溥權戶部在此月丁酉按戶書先差胡直孺直孺辭乃改命溥若係之丁酉則不應併差二員

實錄恐誤今從偽楚錄

克家出而不治事左司員外郎王琮權吏

部侍郎邦昌所除拜皆令吏部賜告身不書年但繫日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

月邦昌偽命出告不見於史光充會要載閤門宣贊舍人宋源陳乞轉官舊告係三月二十日下庚戌二十

日也故因除吏部長貳附見克家不治事據實錄所云然宋源遷官係尚書右選所行是時吏書王時雍莫儔

在都堂若克家果不治事未知復是何人書告此事當考是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

司行移必去年號獨吕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

辛亥金人以貝勒明珠為河北路統軍屯濬阿里為河

東路統軍屯河陽諸軍有不服並令處斬初金人欲留

兵為邦昌衛邦昌辭之吕好問謂高慶裔曰南北異道

恐北人不習南朝法令或致驚擾奈何慶裔曰留一貝

勒在此節制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南方暑熱即有病
恙則南朝負罪益深慶裔然之
此據秦港
回天錄於是命二人
分屯兩河以為邦昌聲援

壬子權戶部尚書邵溥兼提舉京城所都水使者陳求
道依舊職

癸丑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秉哲曰祖宗創業幾二百
年矣宗廟社稷一朝傾危父子宗族不能相保皆因諸
公相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闕少厨中所用

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三千緡收買津發非晚成行勉事

新君無念舊主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迸路

手札以實錄及

丁特起泣血錄等書參修實錄云上三以親札付王時雍徐秉哲泣血錄云手札末云前宋趙某上王徐二公

而臣家藏圍城中人手記則但云某上徐尹蓋秉哲本尹開封故也夏少曾僉言靖康小錄皆載上批但語小異耳少曾所記又云秉哲得之而泣恐未必然今不取 邦昌命應文武官被旨

權攝職事者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

被旨兼舊職者並罷 尚書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

曹輔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等歸自金營時邦

昌遺金書曰比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
臣工之助竊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衆推
忠謹此外臣寮等或因扈從前帝或因差充在軍如非
台意欲留之人乞示慈恩遣還之命左副元帥宗維許
之澥仲荀歸輔與譚世勣孫覲汪藻祕書著作佐郎沈
晦鴻臚寺主簿鄧肅亦因得歸覲在烏凌阿色呼美帳
中未與遣有小卒教覲以姓名屬高慶裔慶裔乃釋之
晦文通孫文通錢塘人治平中翰
林學士名犯太上嫌名舊從肅王出質肅沙

縣人也輔入城遂卧家不出括初太常少卿劉觀在圍

城中與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

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神主累朝冊寶金鐘玉

磬悉埋之太廟中觀眉山人也

此事不得其日據觀行狀在今春而藻正月十

日已從駕出城恐是觀因敵入景靈宮取神御物而有此謀故附藻入城之後或可移附正月已亥淵聖臨出

城時是日罷括金銀時邦昌致書二帥懇其事

其書曰邦昌聞

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况創業造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

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邦昌材質庸繆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以為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祗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見今京都百姓自來前皇帝朝已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替替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溥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金報曰自來所取屏藩之德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

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

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
議捐止邦昌令尚書省榜諭

甲寅從事郎胡杞為宣教郎權司農寺丞

此必有故當考

尚書

考功員外郎虞蕃致仕 温州觀察使四壁都巡檢使

范瓊為京城內都巡檢使帶御器械鄭建雄樞密副都

承旨王瓌為四壁都巡檢使瓌成紀人也 西兵安義

潰散無所歸與其徒去為盜掠汝潁間廊延經畧使張
深招降之

乙卯邦昌致書左副元帥宗維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
以備寇宗維許焉 延康殿學士權禮部尚書李回乞

罷權尚書以祕殿舊班暫領省事乃以回為資政殿學
士領尚書省事位王時雍下 尚書刑部郎中張卿材

太僕少卿陳冲同幹辦總領起發懿親宅物色冲等至

徐王府日呼宮人飲酒歌笑聞者憤之

按款在三月二十五日故附此

八月戊午行遣

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卒始邦昌

以熙靖直學士院熙靖拒之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

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至是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丙辰王承制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為徽猷閣待制賞韋城之功也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檄廬

州密切關防張邦昌家屬時邦昌之弟邦基通判廬州奉其母以居故邦昌之妻子咸在至是遣人持敕書往問道出亳州子諲知之即檄郡守直秘閣馮詢提舉淮西香鹽公事范冲使拘之以俟王命詢京子

京武昌人元豐知樞

事 案院

冲祖禹子也

祖禹成都人元祐翰林學士汪伯彥中興日歷四月六日元帥府勸會張

邦昌家屬在淮東寄居劄發運判官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為防守在此後八日蓋據子諲申到今不別出

丁巳金右副元帥宗傑退師道君太上皇帝北遷自滑

州路進后妃諸王以下皆從惟建安郡王榘先薨于青

城

此據靖康皇族數

景王杞自出郊日侍上皇衣不解帶食不

肉味比行鬚髮盡白

此據曹勛北狩聞見錄

時金人以牛車數百

乘奉諸王以下自過滑州即行生路至真定乃入城云

曹勛北狩聞見錄徽宗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次顯肅皇后次厨傳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次

諸王帝姬妃嬪閭分內人不限次叙車計八百六十餘
輛自過河經濟州城外敵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
物數人近前勛以銀二兩許博易飲食賣人知是徽宗
即盡以炊餅竊食之類上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即行
生路步人砍窠木騎軍戰枝梢水即填以草柴路深則
疊以甬道跋涉荒向旬日不見屋宇夜泊荆榛及桑林
間雖雨亦進河北泥深沒脛車牛皆屢壞屢死壞不容
補死即斃其肉而去又行稍緩則落後車馬從而勦除
至暮下程悉以車前轅內向統三四匝如射帖徽宗居
其中又砍枝梢繚以為鹿角持兵備外嚴于出入旋鑿
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終不肯住坐一行苦
乏水造飯大半委頓是後習知遇水處則逐車房院內
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遂得趣明造飯飯罷支散路
糧徽宗皇帝共破一羊粟一針諸王帝姬及閭分或四
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人日給二升皇太后
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聖容而退如未見

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真定府方入城歇泊二日晝換牛乃行緣自京至真定府牛多無草又以疲瘁死者十有四五至是改換自過真定近中山府行少緩日亦行五六十里沈良靖康遺錄云二帝之行也分為四處上皇與景肅諸王上與燕越二王及皇太子大長帝姬從鄭皇后帝姬諸王從朱皇后諸駙馬別為一處以鐵騎驅擁而去按史及諸家所記祁王從淵聖燕趙王從上皇大長帝姬不在北遷之數良錄誤也 邦

昌法駕縞素率百官詣五岳觀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信王榛至慶源亡去變姓名匿真定境中 是日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興仁至濟州初潛善在興仁募南華縣小吏李宗至京

師訶事為邏者所獲捕以見權領尚書省王時雍

實錄以時

雍為權領三省蓋承
耿延禧所記之誤

宗具言遣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

之且補宗承信郎不受

實錄作補修武郎恐誤今從
汪伯彥日歷耿延禧中興記乞

歸報時雍縱之宗得都城所印賣邦昌僭號文金人偽

詔邦昌偽赦文以歸

欽宗實錄云宗得邦昌偽號文金
人偽詔邦昌偽赦及迎立太后書

各一紙按宗以三月丁巳至濟州而邦昌四月丁亥始
冊太后宗自出京至興仁府又自興仁稟命而後來濟
州必經涉旬餘則其離京師必在三月半間安得
有此書也蓋汪伯彥耿延禧誤記而史官又因之轉運

使黃潛厚聞之入見王哽咽不能語王問之潛厚曰二

聖已去張邦昌僭立王聞之痛切即與潛厚同見耿南仲召潛善還濟州幕府請以都統制楊維忠代領其衆維忠辭汪伯彥言潛善所部統領官知廣信軍張換有將材乃命換節制興仁府廣濟軍軍馬換陝西人也潛

善持李宗書見王

耿延禧中興記云王時雍所以告李宗使語潛善者人莫得盡聞也潛善

至曹州引宗見上高世則欲與宗屏人語潛善隨之潛善又引宗至臣南仲麟嘉堂臣延禧呼李宗語潛善亦隨之潛善退李宗後失所在或云為潛善所殺故或謂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何等語懼李宗以告人耳按日歷紹興中趙鼎嘗以此事奏陳上曰不然當時措置皆是潛善李宗見存自可問也然則宗未嘗死特延禧怨

潛善當國斥己而誣之今不取王讀之涕泣

戊午王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汪伯彥為顯謨閣

待制充元帥復潛善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

汪伯彥中興日歷潛

善自河間初來已帶待制誤也按潛善是時奪職未復今始還之當以實錄為正

叅議官龍圖

閣直學士耿延禧為樞密直學士徽猷閣待制董耘為

徽猷閣直學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為遥郡

承宣使隨軍轉運使中大夫梁揚祖為集英殿修撰中興

日歷揚祖前銜係帶直徽猷閣今從實錄隨軍應副直顯謨閣黃潛厚陞直

龍圖閣幹辦公事直秘閣王起之陞直龍圖閣朝請大
夫楊淵朝請郎秦百祥並直秘閣世則不受潛厚謝王
訖以與揚祖並為漕臣而汪伯彥除已職獨異不肯用

新銜

中興日歷潛厚自小龍除祕
撰亦誤今從實錄及中興記

邦昌遺金書曰孫

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于趙氏遂留寘于軍中既知徇

義于前朝必能盡心于今日宜蒙寬宥使遂旋歸不許

邦昌書云比滌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英亮
而遣還已荷隆施尚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盡節
之衰庶靖國人以彰名教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
趙氏遂留寘于軍中既知徇義于前朝必能悉心于今

日恭惟上國方慎宏圖以忠孝而勵羣臣以信義而開鴻業宜蒙寬貸使獲旋歸式昭全度之仁垂副愚衷之願其如度叩昌究敷宣金人答書云早承懿諭願還舊臣以謂馮澥國之老成郭仲荀衆推忠謹此外臣寮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旋歸者係禪贊時政或有未還者俱是欲留仰冀照知無煩理會 遣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中書舍人張澂還京師允迪宋城人靖康初以簽書樞密院事使左副元帥

宗維軍言割地

允迪以元年二月丙午出使未見罷時

為所拘至是得釋

金人遣蕭慶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邦昌遣權吏部侍郎王琮往謝且辭之金不許金又遣邦

昌書言地有分割民有凋弊特免歲貢錢一百萬緡銀

帛二十萬匹兩每歲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帛各半

昌邦

書云比馳柔翰冒貢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裨中外之任載惟僭率深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鑒炤馮澣郭仲荀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勅以下悉已獲歸仰荷隆恩實出望外至于親加訓誡俾度臣節之修俯念孤危允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深軫于疲羸遂獲紓于根括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安固之圖豈惟億姓之生靈盡歸元造茲為萬世之大惠曷報鴻私罄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琮恭詣帳前仰謝惟英聰俯見卑悃金人書云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納銀絹五十萬匹兩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舊例輸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匹

兩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
絹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

秘書省著作郎沈晦以所

假官真拜給事中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敵營辭
服赭袍張紅蓋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從所過起居
並如儀二帥見邦昌請還孫傳等書大怒曰取三人者
豈非欲講前日事邪遂面詰再三且云今若縱兵非無
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對及午還
宮初孫覲既歸金人以覲初不與遣復追還之覲即

舍旁從刑部郎中張卿材自匿又間行詣權刑部侍郎
朱宗越七日金使坐都堂趨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
卒至門宗以計緩之翌日敵引去覲乃得免 元帥府
斬閣門祗候侯章初命章監丁順軍章聞張邦昌僭立
自廣信軍馳至濟州言曰事已如此諸公別無措置奈
何且以言侵汪伯彥等伯彥請于王以章扇搖軍情斬
以徇 汪伯彥中興日歷云侯章本出入張邦昌門下至
是以險語迫王勸王急為渡江計自具呈擅作大
元帥府京東等路幹辦公事入街與丁順同共措置招
叔人兵先計會案吏挿入熟事文字帶押王送伯彥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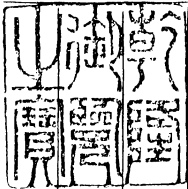
呈伯彥言章外則倡言扇搖軍情內則懷姦逼逐大王聚兵作過乞斬章以徇潛善延禧耘世則皆憤疾曰可斬王曰且與送獄尋搜到丁順所與章戰袍頭巾及丁順書簡遂斬之人情大定耿延禧中興記云侯章欲往京城下道逢李宗宗具以事告章章走濟州明言之三軍洶洶云事既如此而諸公別無措置此皆細作耳侯章以先報事為功助三軍鼓倡汪伯彥斬章以徇人情大定二書所云與實錄不同蓋伯彥已誅章而誣之延禧所云差

宗澤自南華移也臨濮

閣門宣贊舍人

申彥臣自軍前復還先是有勤王兵至咸平縣敵人遣使來問欲盡殺為復要招安可急將赦書來邦昌遣彥臣賫手書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

見我師而還 初有詔起京東土兵射士勤王宿遷尉
崔某以所部至沂州莊子城有王嗣者唱衆為亂遂縱
掠城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